

美澳紐聯防與印、太兩洋之新情勢

史逸中

蘇俄利用「低盞」，積極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擴張威脅；美澳紐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並謀採取廣泛對抗措施。而「聯毛制俄」之幻覺，亦應運而起，殊堪注視。

一 美澳紐公約的考驗

美澳紐早在一九五一年即訂有共同防禦公約，但迄一九七二年澳紐分別由工黨執政，各與毛共建交，走「第三世界」路線，抨擊越戰，反對美國在印度洋設置基地，禁止美海軍核子動力艦艇進入兩國港口，幾使該項公約陷於癱瘓狀態。直至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澳紐大選，澳洲自由黨的傅瑞塞及紐西蘭國民黨的莫爾形上台，改變政策，皆主增進對美關係，協力對抗蘇俄的擴張威脅，並亟謀強化與美國的聯防功能。

去（一九七六）年八月，美、澳、紐公約理事會在坎培拉召開第廿五屆會議。美國務次卿羅賓遜及澳紐外長與三國軍事代表曾於會中就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一般情勢，提出討論，會後發佈聯合公報，揭示（一）對蘇俄向印度洋及太平洋的伸展活動，表示關切；（二）對澳洲與日本簽署友好合作基本協定，予以高度評價；（三）對南太平洋地區的安定和發展，將予加強支持；（四）澳紐對美國在印度洋迪牙哥加西亞島所建基地設施，表示歡迎，並准許美國海軍核子動力艦艇進入兩國港口；（五）擴建澳洲西部科本杉海軍基地，供盟國共同使用。

由此可見澳紐已對美國表示充份合作，三國聯防亦已重見加強，並於去年十月舉行「袋鼠二號」演習，三國共出動陸海空軍三萬一千五百人，艦艇四十艘（內含美航艦「勇往號」一艘），飛機三百五十架，由澳洲鄧斯丹將軍擔任聯合指揮官。全程區分為三個階段（一）聯合艦隊以澳紐為基地，迎擊來自北方敵人，在珊瑚海展開水面及水底反潛作戰；（二）空中攻擊和防空作戰；（三）美海軍陸戰隊三千五百人在澳洲北部昆士蘭海灘登陸與澳紐地面部隊配合攻防戰鬥。

這是一次規模空前的演習，時間延續達十七天之久。其重要收穫，除檢討聯合作戰指揮及促進三軍部隊訓練外，殆為澳紐兩國對美軍協防重要性之認識，誠如鄧斯丹將軍最後講評時所坦率指出：「如果沒有美國的海上和空中火力支援，則澳洲本身將無法抵抗兩萬人的入侵部隊；此次演習的摹擬情況，一旦真的發生，澳洲的防衛力量，無疑將迅被摧毀」。^①

因此，這次演習的考驗，促使美澳紐更進一步加強聯防體系，尤使澳紐加深其對美國的依存需要。現澳洲積極從事充實國防，

註① 華僑日報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九日。

已優先向美訂購C——一三〇運輸機十二架，其它反潛巡邏機、F——十六戰鬥機及新型巡洋艦、運輸艦艇等亦在洽商中。同時撥款六千三百萬美元，擴建澳洲西南端印度洋岸的科本杉海軍基地，預定一九七八年完成，堪供巨艦維護和潛艇根據地，將來與美國迪牙哥加西亞島基地接應，可協力監視西南太平洋及印度洋水域。

二 蘇俄向印、太兩洋擴張威脅

蘇俄的太平洋艦隊，擁有艦艇七百五十艘，總噸位一百廿萬噸，其中包括裝備導向飛彈之巡洋艦、驅逐艦等水面重要戰艦七十艘，另潛艇一百廿五艘（內含核子動力潛艇四十艘），就艦艇數量和總噸位而論，美國第七艦隊加上日本、澳洲等國之艦艇在內，仍難及其半數。惟蘇俄太平洋艦隊尚無航空母艦，而美航艦則佔絕對優勢，具有高度機動的攻擊力。因此，蘇俄太平洋艦隊分踞於海參崴、庫頁島及堪察加半島，其欲擴張勢力，進出遠洋，首須取得海岸或海島基地掩護和海峽的通行權，以開拓海上的航路。

一九七五年中南半島淪入共黨掌握，蘇俄即在寮國修建空軍基地，並要求越南中部的金蘭灣供其海軍使用，此不僅控制南中國海，且為其太平洋艦隊西出印度洋的最佳中途站。翌年六月菲律賓賓馬可仕總統訪莫斯科，達致菲俄建交，在友好合作、增進貿易、經技援助等名義下，使蘇俄獲得更多便益，倘美、菲基地談判導致美國的現存權利被削弱，則蘇俄勢力之介入當會漸次加強。②

最近數月來，蘇俄艦艇通過日本附近各海峽者為數甚夥，活動頻繁，並曾進入琉球海面舉行演習，有意顯示實力，而日本首當其衝，深感威脅。益以蘇俄藉提供經援為餌，爭取與南太平洋的薩摩亞及東加建交，擬議將替東加修建一個國際機場，但附帶條件是蘇俄漁船得使用其港口，果此奸計獲逞，將來很可能變成蘇俄在南太平洋的前進據點，頗使澳紐感到惴惴不安。

紐西蘭總理莫爾形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出示蘇俄最新型的導向飛彈巡洋艦及核子動力潛艇等通過新嘉坡與麻六甲海峽時所窺攝之照片，對蘇俄海軍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擴張行動，非常關切；澳洲對印度洋的情勢，更是敏感，故竭力支持美國設置迪牙哥加西亞基地。

事實上，蘇俄太平洋艦隊的船隻通過麻六甲海峽，西入印度洋，在印度所屬孟加拉灣的尼科巴與安達曼羣島及維沙卡巴南港、錫蘭的可倫坡暨暨模里西斯的路易士港，均獲有使用特權。至於印度洋西岸的索馬利亞，因多年來接受蘇俄軍經援助，使後者在該國的柏柏拉設置空軍基地，跑道長達四千米；擴建基西馬奧軍港，可供巨艦和潛艇基地，另有三個中程飛彈貯藏庫、九個燃料補給庫、兩個電子偵測站及地對空與海對海飛彈裝置系統等；此外在南葉門的亞丁港和索科特拉島，蘇俄艦隻亦取得使用特權；③一九七六年八月，蘇俄又與伊拉克新簽協定，由蘇俄提供軍經援助四十億美元，以交換在波斯灣建立海空基地；此皆嚴重威脅西方國家經由印度洋的石油運輸路線。

註② 菲律賓時代日報一九七六年十月廿五日。

註③ 法國世界日報外交月刊一九七六年三月號。

各種迹象顯示，蘇俄海軍向印、太兩洋的擴張行動，似以實現戈希科夫所著「國家的海權」思想為主要目標。彼曾於書中說明：「蘇俄海上力量並不僅扮演海軍作戰的角色，在和平時期，海上力量也可作為國家的工具使用。海洋乃是無主的土地，海軍的活動不會遭到和平時期以其它軍種武力作為政治目的使用時之諸多限制。因此，海軍在今天已具有新的政治意義，這包括對沿岸國家的影響及施展軍事威脅的能力」。由此不難推想蘇俄積極增強海上武力，除企圖與美國競爭海洋霸權外，旨在謀求對印、太兩洋的擴張，期能執行一九六九年布里茲涅夫於世共大會所倡「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政治任務。

戈希科夫又曾在書中表示：「建立海上控制權需要時間及一系列措施，這些措施包括足夠長期備戰的船隻與武器。在未來的戰場上，從事海上武力的配置，使本身的力量超過敵人。蘇俄海軍在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時仍是小股的防衛力量，但目前已成爲用來擊敗敵人——帝國主義——的最適宜武器，以及蘇俄進行赤化世界的兵工廠中一個主要成分」。^④美國務次卿羅賓遜也曾於美澳紐公約理事會上指出「蘇俄正在竭力發展一支全球性的海軍艦隊」。兩相印證，更可知蘇俄爭奪海權的野心，非僅限於印、太兩洋而已。

三 毛共之陰謀活動

在印、太兩洋水域，表面上是看不到毛共艦艇出沒，構成有形的威脅，但其運用政治滲透，輸出所謂「革命」經驗，鼓勵各地區的武裝叛亂，並藉「反帝」「反霸」為號召實施統戰策略，分化自由陣營，同樣是一大危害。這是「一支看不見的手正深入各處，在背後操縱控制，尤以東南亞爲最」。^⑤

一九六五年印尼「九、卅」政變，即毛派在幕後所導演，迄仍慫恿印尼共黨堅持繼續進行「人民武裝鬥爭」路線。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雖先後與毛共建交，曾獲得毛共不干涉內政的承諾，然毛共暗中直接或間接影響和支持各該國毛派勢力，擴大亂源，乃屬毋庸置疑之事實。中南半島赤化，越、高、寮共黨部隊所有武器裝備及經技援助，主要來自蘇俄和毛共，其中高棉尤傾向於毛共路線，實施極權統治亦最爲殘酷。

東南亞與澳紐在地緣上具有唇齒相依之關係，過去澳紐除與美簽訂共同防禦公約外，同時並參加東南亞公約組織^⑥及英、澳、紐、新、馬五國聯防，且派遣部隊支援越戰和協防新嘉坡，彼此合作，原甚密切；惟自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問「北平」後，情勢丕變，毛共影響力增加，乘機煽動，誘使東南亞中立化，遂致「東約」內部政見不一，終告渙散，美澳紐公約亦因澳紐前工黨政府與毛共勾搭而對美採取抵制態度。由是，以美國爲首所形成的亞太區域性集體防衛，顯遭毛共從中分化破壞，終使有關國家各不相謀，面臨內部顛覆威脅，陷於自顧無暇之境地。

註④ 戈希科夫 (Sergei Gorshkov) 被稱爲蘇俄「海軍之父」，所著「國家的海權」一書，係俄共黨內及軍中必讀課本。

註⑤ 蔣院長於去年十一月九日對美國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摩根等來訪談話。

註⑥ 一九五四年九月馬尼拉會議，簽署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有美、英、法、非、泰、澳、紐、巴基斯坦等八個會員國，一九七二年巴基斯坦宣佈退出，法國拒絕與會，澳紐亦持歧見，延至一九七五年而告解散。

一九七五年八月，緊鄰澳洲的東帝汶發生內戰，毛共竭力聲援左派獨立革命陣線，幾使該島瀕臨赤化邊緣，幸經印尼斷然出兵干預，始予收平。南太平洋國家除澳紐外，另有東加、薩摩亞、斐濟、諾魯、巴布亞新幾內亞等五個獨立島國，其中薩摩亞和巴布亞新幾內亞已與毛共建交，均傾向毛共路線，此對以美澳紐共同防禦公約為核心之南太平洋防衛體系，將會產生一種思想路線不同的分化作用。

綜觀一般情勢所趨，毛共是一面利用「反帝」「反霸」，廣泛拉攏「第三世界」，排斥美俄兩大勢力；另一方面則把握機會有計劃的渲染蘇俄擴張侵略行為及毛俄間利害衝突，企圖在自由世界製造「聯毛制俄」之幻覺。例如：蘇俄海空軍不斷強闖日本海域，而日本屢欲自蘇俄手中收回其北方四小島，形成針鋒相對之局面，毛共便從中玩弄挑撥，偽裝同情日本，支持其擴充海空軍力量，示意促使美、日、毛合作以阻止蘇俄對東北亞的威脅；去（一九七六）年六月，澳洲總理傅瑞塞訪問「北平」，亦被毛共統戰所迷惑，竟表示贊成由澳洲、毛共、日本、美國組成聯盟，俾抗衡蘇俄在印、太兩洋的軍事擴張，惟此議一經外洩，曾引起澳洲各地輿情之抨擊和駁斥；至於美國方面，更有部份人士，或因對俄「低盪」之影響，或受毛共遊說所愚弄，對「聯毛制俄」謬論也不斷推波助瀾。殊不知毛共為因應內外情勢，正在運用其統戰的兩面手法，欲以「聯美制俄」為手段，而以「打倒美帝」為目的，且在目前情況下，復希望獲得美國科技與經濟的支援，加速實施現代化，一旦實力壯大，進而控制臺灣海峽，獨霸整個亞太地區。故中共之此種陰謀詭計，至為毒惡，自由世界尤其是亞太國家，均應深思熟慮，提高警覺。

四 對印、太兩洋未來情勢的評估

去年美國大選期間，「低盪」頗受指謫，各方輿論亦咸主對蘇俄咄咄逼人的擴張侵略行動，採取較強硬態度，以資對抗。觀乎美澳紐「袋鼠二號」演習規模之龐大與合作之密切，顯然是對蘇俄暗示警告。

繼「袋鼠二號」演習之後，澳洲外長皮考克復於去年八月，根據美澳紐公約理事會決議，召集包括南太平洋五個獨立島國在內的外長會議，宣佈將於今後三年內提供六千萬澳幣，援助本地區各開發中國家，並鼓勵民間資金合作，興辦各種企業。揆其用意，似在勸使各島國勿接受蘇俄援助，從而使其拒絕供給軍事基地。按澳洲地大物博，工農業發達，在美澳紐防衛體制之下，實可成爲南太平洋的一個權力中心，對安定本地區的情勢，具有關鍵的作用，此次復肯挺身而出，分担美援的責任，尤屬可喜現象。

澳洲總理傅瑞塞去年十月赴印尼會晤蘇哈托總統，對印尼兼併東帝汶，不使該地區出現共黨政權，表示同意；且與印尼總統聯合聲明支持美國在迪牙哥加西亞島的基地設施。顯示澳洲主動改善與鄰邦印尼間的友好合作關係，有利於美澳紐公約聯防之加強；亦顯示澳紐對東南亞情勢之發展，依然非常關切。

去年十月泰國軍事政變成功，積極加強反共措施，並增進對美關係，允許美軍機利用曼谷北方塔克里（Takhli）基地作為經由

太平洋至迪牙哥加西亞島對印度洋實施海上巡邏的中途站。泰總理譚寧十二月間相繼訪問馬來西亞、新嘉坡、印尼、菲律賓等「東協」國家，強調合作抗共；顯示，泰、馬之間，更已加強邊境剿共作戰。「東協」國家對共黨之顛覆威脅，已有深切體認，并已逐漸覺醒，今後可能進一步增強雙邊性的軍事合作，而且這些國家，大多使用美製武器，仰賴美援，更可藉此促進對美友好關係，進而使「東協」與美澳紐公約互為表裏，彼此支援，當可發揮扼阻赤流氾濫的最大功能。故泰國之懸崖勒馬，與「東協」之加強反共，實自美國退出越戰以來，東南亞反共形勢的一大轉機。

至於美國，一九七七年度的國防預算，已定為一千零四十億美元，並通過未來五年造艦計劃^⑦，就美國財力和科技而言，對蘇俄軍備之不斷擴充，自不難急起直追。鮑爾溫將軍透露「第七艦隊在不久將來，即可大幅加強空中力量，以對抗蘇俄在遠東日增的威脅，此一空中力量將包括最新F——十四「雄貓」式戰鬥機、E——二C「鷹眼」式警報機、EA六B電子作戰機、S——三式反潛攻擊機等」。此正是針對蘇俄太平洋艦隊無航空母艦的弱點及剋制其潛艇優勢為着眼，循二次大戰太平洋地區「以空制海」的有效經驗，從事發展其海上嚇阻力量。郝樂威將軍在「太平洋的潮流」一文中曾指出「太平洋地區是全球和平與安全結構中的一個重要支柱，美國海軍必須繼續駐守在該地區」；又謂「海軍力量是美國軍事力量在維持太平洋區和平中最適於維護及加強美國與盟邦間利益的工具，在戰時控制太平洋的運輸線，對於臺灣、印尼、菲律賓和其它島國的生存非常重要」。

顯見美國今後將增強實力，採取堅定態度，使蘇俄和毛共的擴張侵略行動，遭遇到愈來愈大的對抗阻力。而美澳紐公約之聯防措施，有如守住一條基線，其爭執焦點則在美、日、韓之扼控東北亞與「東協」國家之防衛東南亞，彼此呼應，息息相關，同時，臺灣海峽適居於鏈鎖東北亞和東南亞的樞紐地位，尤具高度的政治與軍略價值，故確保臺灣安全，符合亞太民主陣營的整體利益，也是爭執焦點中之一大關鍵。

五 結論

綜上以觀，蘇俄海軍向印、太兩洋之擴張威脅，已引起自由國家的廣泛關切，並逐漸加強對抗措施。惟毛共在這一地區的陰謀活動，似尚未為一般輿論所注視。事實上毛共與蘇俄祇是使用的方法手段，各有不同，究其終極目標，則無二致，「聯毛制俄」不但是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覺，亦屬「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之下策。

因此，美、澳、紐及「東協」國家，面對匪俄之侵略陰謀，重新堅定反共立場，誠為扭轉情勢的良好朕兆；倘能更進一步認清共黨的侵略本質和猙獰面目，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擴大區域性的團結與合作，促成亞太地區的集體防衛，使臺灣海峽與東北亞安危一體，「東協」和美澳紐公約表裏呼應，不但足以確保印、太兩洋的和平與安定，且將真正成爲全球和平與安全結構中的一個重要支柱。

註⑦ 參閱本刊第十五卷第九期「美國五年造艦計劃之分析」。